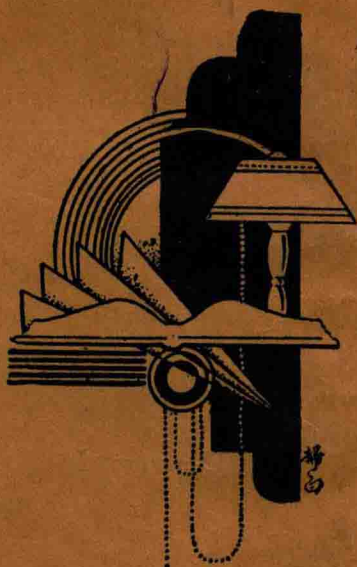


蘇易殊全集

吳宗璩



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
上海新文化



蘇曼殊文集卷三

慘世界

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館店主無情

話說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十月初旬，一日天色將晚，四望無涯。一人隨那寒風落葉，一片淒慘的聲音，走進法國太尼城裏。這時候將交冬令，天氣寒冷。此人年紀約莫四十六七歲，身量不高不矮，臉上雖是瘦弱，却很有些兇氣，頭戴一頂皮帽子，把臉遮了一半，這下半面受了些風吹日晒，好像黃銅一般。進得城來，神色疲倦，大汗滿臉，一見就知道他一定是遠遊的客人了。但是他究竟從甚麼地方來的呢？暫且不表。

只見當時有幾個童子，看見是遠來的生人，就跟在他的後面。只見他還沒走到二百步，便在街上泉桶裏痛飲了兩次，隨後繞一屋角轉向左邊，直走到一座衙門。他將身進去約有十五分鐘，又走出來，就和顏悅色的，脫下帽子，向那坐在門旁的憲兵行禮。那憲兵也並不還答，還睜開眼睛，留神看了他一回。

此人轉身就走，行不多時，來到一所客寓門前；抬頭一看，上寫着「苦巴館」，迺是太尼城中有名的一個客寓。此人就放步一直進去，只見那廚房門大開，又就一直走進廚房，眼睜睜的看見那鐵鍋子裏的湯，一陣一陣的冒出熱氣，那煤爐子的火光烘暖了牆壁。店主人親自下廚，忙忙碌碌的正在做些好菜，和那隔壁房子裏趕車的受用。那時此人心裏正在羨慕那趕車的。

店主人猛然聽得開門的聲音，瞥見來了一個新客人，也並不轉眼望他一下，但隨口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事體的呢？」

答道：「要叨光在貴寓裏住一住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「這倒容易。却是有一件事，你回頭看看那些客人，一個個的都是不能欠帳的。」

哩。」

此人在身邊拿出一個大皮袋，對着店主人說道：『你還不知道我這裏還有點錢嗎？』

店主人說道：『這倒可以的。』

此人重復把大皮袋收在懷裏，氣忿忿的拿着行李，用力放在門邊下，手裏提著短鐵棍子，向火旁小椅子上坐下。

却說這座太尼城，原來建在嶺上，也就有些招風，況且到了十月的天氣，更覺得寒風刺骨。此人正在耐寒不住，忽見店主人，倉倉皇皇的前來查看。

此人就順便問道：『飯已做好了麼？』

店主人答道：『快好了。』

這時此人仍是向火。忽然見有一管事的人，名叫做扎昆的，跑將過來，在袋裏摸出一枝鉛筆，又在窗台上拿一張舊新聞紙，撕下一角急急的寫了一兩行字，寫罷，便摺起來，交把一個用人，並對着那用人的耳邊，唧唧咕咕的說了一會。那用人點了點頭，便一直跑到衙門裏去了。

此人也不理會這些事體，只管又問道：『飯做好了沒有？』

店主人答道：『還要等一會兒。』

此人糊裏糊塗又過了一會。忽然看見那用人，手裏拿了一片紙，飛跑回來。店主人接過了那片紙，用心用意的看了一遍，又低頭沈思了一會，就放開大踏步，顛狂似的走近此人身邊，說道：『我却不能留你住在這裏。』

此人忙立起身來問道：『你怕我欠你的賬麼？若是要先交錢呢，我這裏還有點銀子。你不知道麼？』

店主人說道：『那裏是爲着這些事體。』

此人道：『那麼是爲著甚麼事？』

店主人道：『你是有銀子。』

此人道：『不錯。』

店主人又道：『怎奈我沒有房子留你。』

此人即忙接口道：『就是在貴寓馬房裏住下，也不打緊。』

店主人道：『那也不能。』

此人道：『這是甚麼緣故？』

店主人道：『我的馬已經住滿。』

此人道：『也好，那邊還有一間攔東西的房子，我們等吃了飯再商量罷。』

店主人道：『有甚麼人供你的飯吃？』

此人耳邊聽了這句話，正如跌在十丈深坑，心裏同火燒一般，長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『難道我就要餓死不成？我從白日東升的時候動身，可憐一直走到現在，走了好幾十里，咳！老哥，還求你給一餐飯我吃，一發算錢給你。』

店主人道：『我沒有甚麼給你吃。』

此人聞說，便微微的一笑，回頭指著那鍋裏說道：『沒有嗎？』

店主人道：『這個已經是別人的了。』

此人道：『是那個的？』

店主人道：『是那車夫的。』

此人道：『車夫共有幾個人？』

店主人道：『有十二個人。』

此人道：『那些東西，二十個人吃也夠了。』

店主人道：『怎奈他們一齊買去了，便怎麼樣呢？』

此人又坐下，低聲說道：『我好不容易來到這個客寓，肚子裏又餓的了不得，教我再到那裏去呢？』

店主人就附着此人耳邊說了三個字，就叫他渾身發抖起來。

看官，你道是三個甚麼字呢？就是那「快出去」三個字。

此人聽了，垂頭喪氣的灣下腰，忽而向了火，忽而又背着火，不知道怎麼才好。正想開口說話，那店主人站在一旁，兇狠狠的圓睜着兩個眼睛，看了此人，嘴裏不住的說道：『快去！快去！快去！』

還問道：『許我說出你的姓名麼？你姓金名華，賤，你是何等人，我也知道了。剛才你來到我這裏的時候，我就有些疑心。現在已經告訴了衙門裏，這張紙就是回信。』隨手便將那張紙交把華賤，說道：『你自己看看罷。』

華賤接過看罷，正在默默無言，那管事的人，在旁邊說道：『我平日待人，一概都是有禮儀的。你快快出去罷，免得我無禮起來。』

華賤祇得站起身來，行了個禮，連忙拿起他帶來的行李，獨自傷心去了。要知道他去到何方，做些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感窮途華賤傷心 遇貧客漁夫設計

話說華賤被苦巴館趕將出來，就隨着大道慢慢的走去，每達到了一所房子，就格外現出一種傷心的樣子。這時他若是還回走舊路，那苦巴館裏管事的，和那班客人，必定關到街上，千人百衆，指的指說的說，人多嘴雜，大家都要評評他的來歷。世上人的嘴，是很輕薄的，那時倒不好看。

好在華賤心裏也曉得這個道理，就順着路，歇一會，又走一會，不知不覺已經走得很遠。心裏悽慘已極，也就忘記疲倦了，忽然肚子裏因饑餓得很，一陣苦痛起來。這時天色已晚，四顧無人，驚慌慌的，不知去到甚麼地方，方才可以安身一夜。忽然前面遠遠的望見有一所小客寓，華賤就一意去到這下等的客寓去棲身。却好這時候街邊閃出一點燈光，那邊松枝上，也挂出一盞鐵綫燈；他就急忙趁着燈光，向那客寓飛奔前去。

却說這個客寓，名兒叫盧茶福。華賤跑到這裏，停了一會，就對着窗戶眼兒向裏邊一看。只見小棹上，燈光如豆，那鍋子的火倒十分熱，有好幾個漢子，正在那裏痛飲。店主人自己坐在火爐子傍邊，鐵鍋子裏煮的東西，已經熱燙燙地。

這客寓有兩個門，一個大門對着街上，一個耳門在巷子裏頭。華賤不敢走大門進去，就靜悄悄的，走到巷子裏頭，停住脚步，聽了一會，將門一推，那門便開了。

店主人高聲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

華賤答道：「是一個找飯吃的，找地方住的。」

店主人道：『那怎麼不到這裏來呢？』

華賤一聲聽得這樣說法，卽忙起身走進去。當時他的臉上顏色憔悴，又照着燈光，倒是有些怪像。那旁飲酒的幾個人，個個都回過頭來，對華賤瞧着，眼睛動也不動。

店主人接口對着華賤道：『火在這裏，飯還在鍋裏着着哩。朋友，你到這裏來向火罷。』

華賤就將身來在火爐旁邊坐下，閉了眼睛，把兩隻脚一伸，靠在爐旁向火。這時他渾身疲倦已極，臉上的神色，好像死人一般。忽然瞥見鍋裏噴出一陣噴香的熱氣，就將他的靈魂，喚回來一半，週身精神全圍繞着那香氣左右。怎奈身子又疲軟不能動彈，那眼睛小小的光彩，藏在眉毛眼毛底下，好像那樹林子裏一點螢火，不斷的照在那鐵鍋子上。

看官，你想這時候的華賤是甚麼味道，現出了甚麼光景？若是請一位看相的先生來，把他看看相，他到底是個甚麼相呢？

閑話休提。却說華賤正在納悶，同坐的有一位漁夫，自從這日早晨，就在路上遇過華賤一次。待到華賤在苦巴館被逼的時候，他在馬房裏繫馬。隨後他也來到這盧茶福店裏，卻又看見華

賤來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尋思道：『我却忘記在甚麼地方，遇過這古怪的東西，莫非是在愛士可弗論麼？不料現在又碰着他。看他這種疲倦的神氣，好不討人厭。』想着，便兇狠狠的對華賤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又令華賤坐在他背後，自己急忙立起身來，逕自開門去了。不多一會，便急回來，將華賤的來歷，一一告訴了這客寓裏管事的，還低聲說了些別的話。

華賤看見這種情形，正想起苦巴館的事，忽見這店裏管事的，走近華賤身傍，使用手拍了一下華賤的肩膀道：『哼，又要趕你出去哩！』

華賤還和顏悅色的接着道：『哎呀，你知道麼？』

那管事的道：『知道。』

華賤道：『別的客店已經趕我出來。』

管事的忙道：『我這裏也要趕你出去。』

華賤道：『那就叫我去到那裏呢？』

那管事的道：『到處都可以的。』

華賤聞說，沒奈何，祇得拿了鐵棍和行李出去。剛走出門，就有幾個童子，是從苦巴館跟他來的，看見華賤出來，就豫備檢起石頭來擊他。華賤一見，不覺怒從心發，提起棍子向前便打，那幾個童子都嚇得鳥飛似的一哄而散。

華賤又向前走了幾步，忽然看見一所牢獄，門上挂着一條鐵鍊，此鐵鍊可以通到門鈴。華賤即便按一下這門鈴，不多一會，那門就開了。華賤取下帽子，恭身向前行禮，說道：『管監的大哥，你可准我暫且在這裏住一夜？』

那管監的道：『這裏是監獄，並不是客店。若是你犯了罪，掣到這裏，那就可以住得。』說着，即忙就把門關上。

華賤眼見無法，又只得向前走到一條小街。此小街上的景緻，倒有很好的幾處花園，都是籬笆圍着，那當中却有一所尋常人家的房屋，從窗戶裏透出一點火光。華賤就走到窗戶，向裏一看，那屋裏却很白淨，裏面床上鋪着一條印花布。那屋拐下又有一個搖床，和幾張木椅。牆上掛着一桿快鎗，中間放着一條桌，桌上鋪着粗白桌布，上面點着一枝黃銅的火油燈。靠着桌子傍邊，坐了

一位男子，約摸有四十多歲，抱着一孩子坐在腿上，嘻嘻笑笑的玩弄。又有一位青年婦人，坐在男子身傍，正在喂孩子奶吃。

華賤停住脚步，立在街上，探看多時，見他這般家庭的樂趣，不免見景傷情，心裏尋思道：『或者可以在這裏借歇一夜，也未可知。』就輕輕的將窗戶敲了幾下，那曉得也靜悄悄的，竟沒有人答應。又用力再敲幾下，只聽得那婦人道：『我的夫呀，我聽得好像有人敲門的聲音哩。』

那男子道：『那來的話？』

華賤又把窗戶敲了幾下，那男子聽真了，便起身擎了燈來開門。

華賤便道：『先生，求你寬恕我來得唐突，請你給點飯菜我吃，還求將花園拐角下的小房子，給我歇宿一夜，明日走時，一發算錢給你。不曉得可能俯允麼？』

那男子問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

華賤道：『我是一個行路的客人，今天早晨從味神丘動身，一天到晚，跑了好幾十里，粒米也不會吃過。我實在不能再走了，總求你給我一宿一餐才好。』

呢？」

那男子道：『無論那項客人，若有錢給我，便可留他；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到那些客店裏住？』

華賤答道：『因爲那些客店都沒有餘空的房子。』

那男子道：『呀，那來的話？那來的話？今天又不是開市日期，說甚麼沒有空房子的話呢？你曾到過苦巴館麼？』

華賤道：『到過。』

那男子道：『怎麼樣呢？』

華賤便不好說出，躊躇了半晌，答道：『不知甚麼緣故，他們不肯留我住下。』

那男子又道：『你還到過盧茶福沒有？』

華賤這時更難回答，也祇好硬着頸頸子答道：『他們又不肯留我。』

那男子聽到這裏，霎時面孔上現出一種疑惑的神色，對着華賤從頭到腳細細的打量一番，忽然大聲問道：『你是一個人麼？』急忙轉過身來，將燈放在桌上，把那牆上掛的快鎗取到手裏。

那婦人只聽得「你是一個人麼」一句話，猛然吃了一驚，便撲地立起身來，拉了他兩個孩子，急忙躲在那男子的後面，便開口道：「趕出去！趕出去！趕出去！」

華賤又道一聲：「求你發一點兒慈悲心，給我一杯水喝。」

那男子急忙道：「待我放一鎗給你吃罷。」

說着，就急忙將門拚命用力一門，一霎時又聽裏面鎖聲，豁琅的一聲響亮，停了一會，那窗戶也緊緊的閉上了。

華賤當時，正是黑夜更深，走頭無路，還碰着天地無情，那亞立山上的寒風，又吹得一陣陣的凶惡起來。

要知道他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

話說華賤見那男子將門窗閉上，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，朦朧間忽見街前花園裏，有一個泥

和草做的小屋，即放步向前，直從那花園的木欄杆進去，走到那小屋面前。只見那屋的門口，窄而且低，好像正在建造，還沒有完工的樣子。尋思道：『這屋必定是過路的行人所做，預備一時過往用的。這時又冷又餓，在這黑夜裏，那裏再尋得着這樣好的去處？就不問好歹，決意進去躲一會兒冷，亦是好的。』隨即彎下身來，爬將進去。那曉得這屋裏十分和暖，又在裏面尋得一張稻草的床鋪。他這時疲倦已極，急忙去坐在床沿上，歇息片時，又將背上的行李放下，當做枕頭。正想解衣睡下，耳邊忽聽得一種兇惡聲音，呱呱的叫來。華賤注目看時，只見是兇狠狠的一匹惡狗，走進門來。華賤才猛然醒悟，這屋是猛狗的住窩，心中又驚又惱，只得用棍子將行李挑起，拚命的跑出門外。停了一會，忽然看見自己身上穿的藍布衣服，比前更破，已經有些傷心。不得已仍向欄杆繞出來，孤身隻影站在街上，長嘆一聲道：『我無居無食，又冷又餓，就是這愚蠢的狗子，也不能容我。我如何到了這樣地步？啊呀，這是怎麼好呢！這是怎麼好呢！』

即便坐在地下，身上更加寒冷了。不覺兩眼汪汪，落下淚來，自己埋怨道：『我這窮人，比狗還要下賤些了！』

獨自傷心一會，只得收起眼淚，想個去路。便立起身來，想去到城外，尋個樹林子乾草堆上，好去躲冷。立意已定，便垂頭喪氣不言不語的，直望前走，不覺走到田間，才知道離城已遠了。抬頭看時，只見黑雲朵朵，壓到山頂。忽又見那黑雲叢裏，露出一綫小小的月光，射到地面。這時正是欲雨不雨的光景。

華賤看見天上現了這種兇惡樣子，就停了脚不住的戰慄起來，低聲自語道：『唉，太尼城呀！太尼城呀！你就真個沒有我立脚的一塊土嗎？』

說罷，急忙轉身照着舊路又回到太尼城，那曉得城門已經關上了。華賤到此，真是無法可設。却說這太尼城，因為以前經過兵亂，所以到了現在，環城四面，還有圍牆；圍牆旁邊，又有幾座破壞的方塔。華賤四面一看，便計上心來，即忙從那破壞的缺口，爬進城去。這時已經八點多鐘，他又不曾認識路途，只得冒險向前亂走。走過了多少大街小巷，忽就走到一所衙門，又經過一個學堂，隨後來到一所禮拜堂旁邊。這時華賤渾身發軟，手脚不住的戰慄起來，不能向前再走了。在這禮拜堂的屋角，有一所印刷局，華賤疲倦已到極地，又沒甚麼指望，便不覺一交跌倒，睡在這印刷